

鄭振鐸著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三

鄭振鐸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第三十五章 北宋詞人

詞的黃金時代——北宋詞的三期——三期的特色——第一期的作家們：晏殊歐陽修范仲淹張先等——
歐陽修詞的偽作者劉焯——晏幾道宋祁王安石——第二期的作家們：柳永蘇軾秦觀黃庭堅等——黃庭堅的白話詞——賀濤程垓等——趙令畤王詠——女作家魏夫人——第三期的作家們：周邦彥呂渭老向
鎬朱敦儒等——皇帝詞人趙佶與女作家李清照

一

敦煌俗文學的影響，在北宋的文壇上還未十分顯著。我們猜想，這些俗文學、敘事詩、民間歌曲與變文等等，必已在民間十分的流行着，然而文人學士卻完全不加以注意。大多數的文人學士卻還在那裏長歌曼吟着流傳於他們的一個階級及與他們的一個階級接觸最繁的歌妓舞女階級之間的詞，提倡着載道的古文與古來相傳的五七言古律詩。詞在唐末與五代，已成了文人學士的所有物，民間雖仍在

流行着，然已染上了不少的『文』氣，加上了不少的雅詞麗句，離俗文學的本色日遠，換一句話，即離民間的愛好亦日遠。他們幾乎爲文人學士的階級所獨占。他們的不能訴之於詩古文的情緒，他們的不能拋卻了的幽懷愁緒，他們的不欲流露而又壓抑不住的戀感情絲，總之，即他們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寫在詩古文辭之上者無不一洩之於詞。所以詞在當時，是文人學士所最喜愛的一種文體。他們在閒居時唱着，在登臨山水時吟着，他們在絮語密話時微謳着，在偎香倚玉時細誦着，他們在歡宴迎賓時歌着，在臨歧告別時也唱着。他們可以用詞來發『思古之幽情』，他們可以用詞來抒寫難於在別的文章中寫出的戀情，他們可以用詞來慶壽迎賓，他們可以用詞來自娛娛人。總之，詞在這時已達到了她的黃金時代了。作家一做好了詞，他便可以授之歌妓，當筵歌唱。『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這個情境豈不是每個文人學士都所羨喜的。所以，凡能做詞的，無論文士武夫，小官大臣，都無不喜做詞。像秦七，像柳三變，像周清真諸人，且以詞爲其事業。柳三變更沈醉於妓寮歌院之中，以作詞給她們歌唱爲喜樂。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句，在詞的黃金時代中，詞乃是文人學士的最喜用之文體。詞乃是與文人學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喜唱的歌曲。換言之，詞在這個黃金時代中，乃是盛傳於文人學士的一個階級及與文人學士的一個階級最接近的歌女階級中的一個文體。到了最後，詞之體益尊且貴，且已有了定型，詞的生命便日益鄰於『沒落』了。我們猜想，當時民間或仍流行着唱詞的風氣，非文人學士的階級，或仍保存了或模擬着文人學士的唱詞的習慣。然而文的詞語已日漸的高雅了，詞的格調已日漸的艱隱了，詞的情緒已日漸的晦闇隱約了。聽者固未必深明其義，

即唱者也只能依腔照唱而已。所以這一個時代的民間的聽詞者，或已到了『耳熟其音而心昧其義』之時了。當時的人，往往譏嘲柳三變的詞太俗，然而那一位詞人的詞，有柳氏的詞那樣的流行呢？柳氏的詞所以能够『有井水飲處，即能歌』之者，正以其詞之淺近，能够通俗。其實柳氏已太高雅，其音調雖甚諧俗，其辭語恐已未必爲當時民間所能懂得。

綜言之，詞的黃金時代恰可當於『北宋』的這一個時期。到了北宋以後，詞的風韻與氣魄便漸漸的近於『日落黃昏』之境了。

二

北宋的詞壇，約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柳永以前。這是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裏，花間派與二主、馮延巳的影響，尙未能盡脫。真摯清雋是其特色，奔放的豪情卻是他們所缺少的。他們只會做花間式的短詞，卻不會做纏綿宛曲的慢調。他們會寫：『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歐陽修踏莎行）；他們會寫：『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晏殊清平樂）；他們會寫：『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艸無情，更在斜陽外』（范仲淹蘇幕遮）。他們卻不會寫：『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闊』（柳永雨霖鈴）。他們更不會寫：『便攜將佳麗，乘興深入芳菲裏，撥胡

琴語，輕攏慢撚總伶俐，看緊約羅裙，急趣檀板，霓裳入破驚鴻起。正釐月臨眉，醉霞橫臉，歌聲悠麗雲際。任滿頭紅雨落花飛，漸鴉鵲樓西玉蟾低，尙徘徊未盡歡意』（蘇軾增遍）。

第二個時期是創造的時候。這一個時期是柳永的，是蘇軾的，是秦觀、黃庭堅的。但柳永的影響在當時竟籠罩了一切，連蘇門的『秦七、黃九』也都脫不了他的圈套。東坡的詞卻爲詞中的一個別支，在當時沒有什麼人去倣效，其影響要過了一百餘年後才在辛棄疾他們的作品裏表現出來。所以這一個時期，我們也可以說她是『柳永的時代』。歐劍續錄說：『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按此語大約指東坡念奴嬌諸詞而言。其實東坡詞亦多綺麗雋妙者，不盡如大江東去之樸質有若史論。柳永詞每諧於音律，東坡詞則爲『曲子內縛不住者』。然這兩位大作家，亦有一個同點，即二人皆注意於慢詞，皆趨於豪放宛曲的一途。這是他們與第一個時期中諸作家的不同之點。又，第一期多用舊調，而這一期則多自行創作新調，以便唱歌。前期的諸大家往往非音律家，而這一期中的大家柳永便是一位深通於音律的人。所以他能够寫許多慢詞，他能够創許多新調。

第三個時期是深造的時期，也可以說是周美成的時代。在這一個時期裏，音律更爲注重，『曲子內縛不住』的作品已經是絕無僅有的了。新的歌調仍在創造，而第二期的豪邁不羈的精神則漸漸的不見了。綜言之，第三期的精神，可以稱她爲循規蹈矩的時代。第一期的清雋樸的特質，他們是沒有

的，第二期奔放雄奇的特色，他們又是沒有。他們的特質是嚴守音律，是日益趨於修斲字句，即在嚴格的詞律之中，以清麗婉美之辭章，寫出他們的心懷。他們實開闢了南宋詞人的先路。但在這一期的最後，卻有兩個大詞人出現，其精神與作風卻與周美成他們不同，這兩個大詞人是：皇帝詞人趙佶，與女流作家李清照。宋徽宗詞近似李後主。清照的詞則回復到第二期的豪放，而不流入粗鄙，有第一期的清雋，而又具豪情逸思，實是這一期里最大的一個詞人。

三

第一期的大作家，當以晏殊、歐陽修、范仲淹、張先爲首。但他們的崛起，離五代詞人的最後幾個，已經是近一百年了。北宋的初年，東征西討，人不離騎，馬不離鞍，注意於詞者絕少。及曹彬、潘仁美他們削平了諸國，構成了大一統的局面以後，降王降臣奔湊於皇都，文化的事業大爲發達。又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的編纂，似乎詞壇應該很熱鬧的了。然而當時的詞的作者，除了降王李煜，降臣歐陽炯等之外，卻沒有什麼新興的作家。我們與其以李煜、歐陽炯等爲盛代的先驅，還不如以他爲『殘蟬的尾聲』爲更妥切些。真實的一個大時代的先驅，乃是晏殊他們，而非李煜他們。在晏殊之前，有幾個詞人，應一爲叙及。徐昌圖，莆陽人，宋太祖時守國子博士，後遷至殿中丞。他的詞不多，然如臨江仙之『殘燈孤枕夢，輕浪五更風』諸語，也很美雋。潘閬字道遙，有道遙詞，

●僅存酒泉子十首，皆詠杭州西湖的景色者。有幾首寫得很好。如『別來幾向畫闌（一作圖）看，終是欠峰巒』，『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寒鴉日暮鳴還聚』之類，皆可稱得起是『好句』。寇準的詞，未脫花間的衣鉢，但較為淺露。王禹稱在北宋初，乃是一位很重要的五七言詩作者。他偶作小詞，也頗有意緒。像點絳脣，可爲一例：

雨恨雲愁，江南依舊稱佳麗。水村漁市，一縷孤烟細。天際征鴻，遙認行如綴。平生事，此時凝睇，誰會憑欄意。

錢惟演雖爲降王之子，居大位，然而他的小詞卻甚爲動人，不失爲一位很好的詩人。他的玉樓春：『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黃叔暘謂：『此暮年作，詞極淒惋。』但第一個大詞人有意於爲詞，且爲之而工者當推晏殊。

晏殊字同叔，江西撫州臨川人。他是一個大天才，七歲便能文。『景德初以神童薦。召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庭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就，賜進士出身』（宋史本傳）。帝且使他盡讀秘閣書。每有諮訪，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問之。後事仁宗，尤加信愛。仕至觀文殿大學士卒（991—1055）。他的生平

① 逍遙詞有四印齋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詞本。
② 見東坡事略卷五十六，宋史卷三百十一。

可算是『花團錦簇』的一位詩人生活。他卒後，贈諡元獻。當時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皆出其門。性剛峻，遇人以誠。一生自奉如寒士。『爲文瞻麗，尤工詩，閑雅有情意』（宋史本傳）。有集二百四十餘卷^①。然他的最大的成功，他的詩人的真面目，卻完全寄托在他的詞中。他的詩不足以代表他，他的散文更不足以表現他。他的珠玉詞^②雖僅一百數十首，卻完全把這位『花團錦簇』，鐘鳴鼎食的『詩人大臣』的本來面目表現出來了。人生什麼都能够看得透，只有戀情是參不破的，什麼都能够很容易的志得意滿，惟有戀情卻終似明月般的易缺難圓。晏殊在這一方面似乎也是深嘗着她的滋味的。他的兒子幾道曾說道：『先君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但這話是不對的。『月好謾成孤枕夢，酒闌空得兩眉愁，此時情緒悔風流』（浣溪沙）；『爲我轉回紅臉面』（同上）；『且留雙淚說相思』（同上）；『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同上）；『鬢嬾欲迎眉際月，酒紅初上臉邊霞，一場春夢日西斜』（同上）；『東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訴衷情）；『何況舊歡新寵阻心期，滿眼是相思』（鳳卿盃）；『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淚珠言不盡』（玉樓春）；『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鳳卿盃）；『消息未知歸早晚，斜陽只送平波遠』（蝶戀花）；『濃睡覺來鸚鵡語，驚殘好夢無尋處』（同上）；『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同上）；『那堪更別離情緒，羅巾掩淚，

① 今存晏元獻遺文一卷，有四庫全書本，有宜秋館彙刻宋人集乙編本（宜秋館本附補編三卷）。
② 有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

任粉痕霑汗，爭奈向千留萬留不住』（婦人嬌），這些都不是『情語』麼？同叔之未脫這些婦人語，正足見其未脫盡花間派的衣鉢。貢父詩話說：『元獻尤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他的成就的高處，確足以闖入延巳之室。

同時的詞人范仲淹，其詞存者不過寥寥幾首，卻無一首不是清雋絕倫。仲淹字希文，吳縣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卒諡文正（989—1062）。有集。像下面的二詞，都是使我們讀之惟恐其盡的：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臺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蘇幕遮，懷舊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漁家傲，秋思

① 見東都事略卷五十九，宋史卷三百十四。

② 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五卷，有歲寒堂刊本，有四庫全書本。又范文正集九卷，有正誼堂叢書本。又范文正公詩餘一卷，有彊村叢書本。

歐陽修有六一居士詞。我們在他的散文中，只見到他是一位道貌儼然的無感情的學者；在他的五七言詩中，我們也很難看出他是怎樣富於感情的一位詩人。但在他的詞中，卻不意將他的道學假面具全都卸下來了。他活潑潑的，赤裸裸的將他的詩人生活，表現在我們之前。『蓮子與人長廝類，無好意，年年苦在中心裏』；『天與多情絲一把，誰厮惹，千條萬縷繫心下』；『脉脉橫波珠淚滿，歸心亂，離腸便逐星橋斷』（以上皆流家傲）。我們可想見他的戀情，也必是有一段苦趣的。宋人小說裏，因有永叔盜甥之說。王銍默記載永叔的望江南，他說：『奸黨因此誣公盜甥。公上表自白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十歲。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此正學籛錢時也。歐知貢舉，下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譏之。』此說在當時流傳一定很盛，所以許多人竭力爲他辨明。陳質齋說：『歐陽公詞，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亦有鄙褻之語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字所爲也。』羅長源說：『公嘗致意於詩，爲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今詞之淺近者，前輩多謂是劉焯僞作。』我們看，在醉翁琴趣外編裏，有許多爲六一詞所不收的詞，很可怪，像：『更問假如事還成後，亂了雲鬟，被娘猜破』（醉蓬萊）；『空淚滴，眞珠暗落。又被誰，連宵留著？不曉高天甚意：既付與風流，卻恁薄情！細把身心自解，只與猛拚卻。又及至，見來了，怎生教人惡』（看花回）；『相思字一時滴損，便直饒伊家總無情，也拚了一生，爲伊成病』（洞仙歌令）；『纔會面，便相思，相思無盡期。這回相見好相知，

● 六一詞有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又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三卷，及醉翁琴趣外編六卷，有雙照樓景宋元明詞本。

相知已是遲』(阮郎歸)。這似和六一詞的作風，太不相同了，顯然不是出於同一詞人的手筆。當便是所謂劉輝的僞作罷。但這一類的詞，實在不壞，在花間、陽春裏，我們找不到那末真情而樸實的東西。假如果是劉輝所作，則他也當是一位大詞人了。或他僅是集了當時的民歌也難說。像六一詞裏的：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旁有墮釵橫。

——臨江仙

和劉輝之作(?)較之，當然立刻便可見到其不同來的。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爲都官郎中(990—1078)。有安陸詞一卷^e。先與柳永齊名。古今詩話載有一段故事：『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而『三影』中尤以『雲破月來花弄影』爲最著於人口，其全文如下：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竝禽池上

見談鑰吳興志。

^e 安陸集一卷附錄一卷，有葛氏刊本，又有揚州詩局刊本。張子野詞一卷，有名家詞本(聚香室叢書)。又二卷補遺二卷，有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彊村叢書本。

嘆，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天仙子

在先的小詞裏，有許多句子真是嬌媚欲泛出紙面，像『聞人話著仙卿字，瞋情恨意還須喜。何況草長時，酒前頻見伊』（菩薩蠻）；『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簾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剛道花枝好。花若勝如奴，花還解語無』（菩薩蠻）；『密意欲傳，嬌羞未敢。斜偎象板還偷職。輕輕試問借人麼？佯佯不覩雲鬟點』（踏莎行）諸語，那一個字不是若十七八女郎之倩笑的。他亦間作慢詞，卻都未見得好。他有技巧而沒有豪邁奔放的氣勢，有纖麗而沒有健全創造的勇力，仍是第一期的詞人。

更有幾個人也可附在第一期中。晏幾道字叔原，殊幼子，監潁昌許田鎮。有小山詞。黃庭堅稱其詞能『寓以詩人之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後來論者亦稱其詞聰俊，出入於溫，韋之間，而尤勝於大晏。程叔微說：『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他是一個十足的詩人，所以『常欲軒輕人，而不受世之輕重。』雖因此不得在上位，而詞亦因此日工。像：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

● 小山詞有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又有晏端書刊本。

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鷓鴣天

可作爲他的代表作。

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天聖中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贈尚書，諡景文（998—1061）。有出塵小集，西洲狼稿。子京詞名甚著，然其詞傳者不多。像玉樓春：

東城漸覺風光好，穀縹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最爲膾炙人口，竟使他得了『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之號。

王安石有詞一卷。以他這樣的一位用世的名臣，宜乎氣格與別的詞人們不同。他的詞脫盡了花間的習氣，推翻盡了溫、韋的格調，另自有一種桀傲不群的氣韻，足爲蘇、辛作先驅。像桂枝香，是其一例：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峯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繚舟雲淡，星河驚起，畫圖難足。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其實安石的詞，也儘有十分清雋的，像：『晚來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菩薩蠻）；『塵不到，時時

① 宋祁見宋史卷二八四。

② 臨川先生歌曲一卷，補遺一卷，有彊村叢書本。

自有春風掃』(漁家傲)；『山桃溪杏兩三栽，爲誰零落爲誰開』(浣溪沙)諸語。也儘有許多深情繾綣的，如『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着』(千秋歲引)；『紅牋寄與煩惱，細寫相思多少。醉後幾行書字小，淚痕都搵了』(謁金門)。

四

第二期的詞，是慢詞最盛的時代。柳永雖未必爲慢詞的創造者，卻是慢詞的代表人。與他抗立的大詞人是蘇軾。軾的門下，如秦七(觀)、黃九(庭堅)等，都是很受永的影響的。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一期是柳永及其跟從者的時期。

蘇軾可以說是『非職業』的詞人，柳永則爲『職業的』詞人。蘇軾的一生，愛博而無所不能，以其絕代的天才，雄長於當時的『詞壇』，詩壇，文壇。然柳永的一生，卻專精於『詞』。他除詞外沒有著作，他除詞外沒有愛好，他除詞外沒有學問。相傳宋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豔虛華之文。永則好爲淫冶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時，特落之，說道：『且去淺斟低唱吧，何要什麼浮名。』其後，他另改了一個名字，方才得中。永的初名是三變，字耆卿，樂安人。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有樂章集。他的一生生活，真可以說是『淺斟低唱』中度過的。他的詞大都在『淺斟低唱』之時寫成了的，他的靈感大都

是發之於『倚紅偎翠』的妓院中的，他的題材大都是戀情別緒，他的作詞大都是對妓女少婦而發的，或代少婦妓女而寫的。他的文辭因此便異常淺近諧俗，深投合於妓女階級的口味，爲這些妓女階級所能傳唱，所能口唱而心知其意，所能欣賞而深知其好處，所能受感動而悵惘不已。所以他的詞才能流傳極廣，『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但頗爲學人所鄙。李端叔說：『耆卿詞，鋪敘展衍，備足無餘。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孫敦立說：『耆卿詞雖極工，然多難以鄙語。』黃叔暘說：『耆卿長於纖豔之詞，然多近俚俗。』對於他的能諧俗之一點，大約是當時的許多詞人所同意詬病於他的。例如『平生自負風流才調，口兒裏道知張、陳、趙……閨羅大伯曾教來道，人生但不須煩惱，遇良辰，當美景，追歡買笑』（傳花枝）；『幾多狎客看無厭，一輩舞童功不到……而今長大嬾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木蘭花）之類，誠不免於鄙俗無詩趣。然他的詞格卻不止於這個境地。這些原是他的最下乘的東西。他的名作，其蘊藉動人處，真要『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以唱之，才能盡達得出來的。蘇軾曾拈出『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以爲『唐人佳處，不過如此』。他的情調，幾乎是千篇一律的『羈旅悲怨之辭，閨帷淫媒之語』。然千篇的情調雖爲一律，千篇的辭語卻未有相同的。他的詞，百變而不離其宗的是旅思閨情，然卻能以千樣不同的方法，千樣不同的辭意傳達之，使我們並不覺得他們的重複可厭。我們如果讀花間、尊前過多，往往有雷同冗複之感。在柳永的樂章集中，這個

● 樂章集一卷，有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又三卷，續添曲子一卷，有鹽村叢書本。

缺點，他卻常能很巧妙的避去了。這是他的慢詞最擅長之一點，也是他的最足以使我們注意的一點。我們試讀下面的幾首詞：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離情別緒。況值闌珊春色暮，對滿目亂花狂絮，直恐好風光，盡隨伊歸去。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拋，悔不當時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晝夜樂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雨霖鈴

耆卿詞的好處，在於能細細的分析出離情別緒的最內在的感覺，又能細細的用最足以傳情達意的句子傳達出來。也正是在於『鋪叙展衍，備足無餘』。『花間』的好處，在於不盡，在於有餘韻。耆卿的好處卻在於盡，在於『鋪叙展衍，備足無餘』。『花間』諸代表作，如絕代少女，立於絕細絕薄的紗帘之後，微露丰姿，若隱若現，可望而不可即。耆卿的作品，則如初成熟的少婦，『偎香倚暖』，恣情歡笑，無所不談，談亦無所不盡。所以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詞，其特點全在含蓄二字，其詞不得不短雋。北宋第二期的詞，其特點全在奔放鋪叙四字，其詞不得不繁辭展衍，成爲長篇大作。這個端乃開自耆卿。